

对月起誓，永不相负

孤芳不自赏



风弄〇著
GUFANG BU ZISHANG
FENGONG ZHU



孤芳不自赏

风弄◎著

CUFANG

BU ZISHANG

上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芳不自赏/风弄著. —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054-2914-7

I. ①孤…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9499号

孤芳不自赏

作 者 风 弄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王 菲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张世昌 翡 翠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980mm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2914-7		
定 价	49.80 元		

目录·上·



第一卷 缘遇相孽.....1

楔子.....3

第一章.....11

第二章.....17

第三章.....23

第四章.....30

第五章.....37

第六章.....41

第七章.....49

第八章.....55

第九章.....60

第十章.....73

第二卷 国悲情殇.....79

第十一章.....80

第十二章.....87

第十三章.....93

第十四章.....98

第十五章.....106

第十六章.....113

第十七章.....121

第十八章.....127

第十九章.....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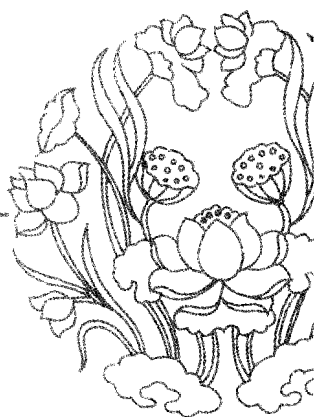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141

目录·上·

第二十一章·····	149
第二十二章·····	164

第三卷 执手惊梦·····	173
第二十三章·····	174
第二十四章·····	185
第二十五章·····	192
第二十六章·····	199
第二十七章·····	206
第二十八章·····	214
第二十九章·····	226
第三十章·····	235

目录·下·



第四卷	红颜魂破	243
第三十一章		244
第三十二章		252
第三十三章		261
第三十四章		269
第三十五章		279
第三十六章		290
第三十七章		295
第三十八章		306
第三十九章		314
第四十章		320
第四十一章		329
第四十二章		336
第五卷	孤芳初绽	347
第四十三章		348
第四十四章		356
第四十五章		365
第四十六章		374
第四十七章		380
第四十八章		387
第四十九章		395
第五十章		401

目录·下·

第五十一章·····	410
第五十二章·····	418

第六卷 江山壮丽·····	425
---------------	-----

第五十三章·····	426
------------	-----

第五十四章·····	436
------------	-----

第五十五章·····	445
------------	-----

第五十六章·····	452
------------	-----

第五十七章·····	459
------------	-----

第五十八章·····	465
------------	-----

第五十九章·····	478
------------	-----

第六十章·····	484
-----------	-----

第六十一章·····	493
------------	-----

第六十二章·····	508
------------	-----

第六十三章·····	516
------------	-----

第六十四章·····	525
------------	-----

第六十五章·····	531
------------	-----

尾声·····	542
---------	-----

番外 危情·····	545
------------	-----

第一卷 缘遇相孽

什么是名将，就是能分清孰重孰轻，就是能舍私情、断私心。
你白娉婷纵使再聪明伶俐得他欢心，也比不上归乐五年安宁。



楔子



百业渐兴。

有太平，方有盛世。回想多年前四国纷乱，天下生灵涂炭，若不是当今皇上，昔日名将楚北捷毅然出山，平定乱局，一统天下，谁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见到这一路上安定繁华的市镇。

一双纤纤玉手掀开了马车上的帘子，街市中的热闹景象冲破了阻碍似的蹿了进来，叫卖声、大笑声、小媳妇们买菜时的嘀咕声……喧闹不断。一双透着聪慧的美目闪了闪，注视外面的世界一眼，又矜持地躲回暗处。

马车镶金配银，美轮美奂，连马匹的辔头都是纯银打造，连同前后共十八名骑马的护卫，静静行走在一片呈现兴盛的大地上。

车上坐着一男一女，都不是普通的贵人。女子正是蓓蕾欲放的年纪，面如桃花，唇不点朱而艳，难得骨子里尊贵的气质，任谁看了都不由得惊叹。

她是远方维昊族的公主，小名引萝，从小就是族中最著名的美人胚子，聪明可人，是族长的掌上明珠。身边那位是她的亲哥哥引宜。两兄妹远离家园，携带大批珍宝来到这片陌生的大地，却是为了一件关系到维昊族将来的大事。

“妹妹在想什么？”引宜问。

引萝沉思良久，答道：“我在想，不知道那亭国的皇帝，是怎么一个模样？他的故事已经流传天下多年，到现在，一定是个老头子了吧。”

引宜失笑道：“妹妹想到哪儿去了？这位皇帝年少时就是著名的猛将，十五岁领军戍卫东林国，征战无数，令敌将闻之丧胆，后来却不知为何隐居山林，不肯再问世事。直到四国大乱，天下将毁，他才出山平定，建立赫赫大亭国。亭国建国六年，这般计算过来，他也不过才三十多一点，正是男人最强盛的年纪。”

引萝也不知是否将哥哥的话听了进去，正悄悄掀起帘子一角，窥探外面，忽道：“停车。”

“怎么了？”

“停车。”

引宜一脸诧异，喝停车夫，移到了引萝身边，“怎么了？”他随着引萝的目光往外一看。

道旁是一家三层高的酒楼，厅堂大敞，门柱旁竖了面大旗，上书“专述本朝事，莫论往来人”。一位说书模样的先生摇头晃脑地坐在店门外，周围围了一大圈子看热闹的人。原来这酒楼今天开业，店主设了门口说书的来招揽客人，图个人气。

“把马车移到边上，靠近点。”

“妹妹……”

“不得事，时间还早呢。”引萝抿嘴对哥哥轻柔一笑。

引宜见了妹子的甜笑，不忍扫兴，命随后的侍卫都在路旁停下等着，把马车靠近酒楼门口，又吩咐车夫去给酒楼主人一点赏钱，让说书先生大声点，使马车里面的人也能听见。

说书正说到精彩处。

“当今皇上听得送信的旧日属下将四国的乱况一说，虽然连连皱眉，却不肯改变原先的主意，对属下道：‘我早已不再管这些事，你们再怎么说明也无用。平定四国，天下英雄多得很，又何必定要去。’瞧这意思，是怎样也不肯出山的。”

说到此处，满怀希望的听众都变了脸色，大叹数声，有人嚷道：“怎么咱们皇帝还不出山啊？天下都乱成这样子了。”

“你慌什么，皇帝要是不肯出山，咱们岂能有如今的太平？”说书先生呵呵笑了两声，端起茶润润嗓子，脸色一正，“那属下一听，当即就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王爷您还不出手？嘿，他这一急，居然让他急出个绝妙的法子来。他又对咱们皇上说：‘天下英雄虽然多，但只有您一人才能救白姑娘。白姑娘如今身在危难中，您再不来，咱们将来的皇后娘娘可就保不住啦。’皇帝一听，脸色都变了，瞪大了眼睛，大吼道：‘谁敢伤害朕的皇后，朕杀了他！’”

说书先生怒目瞪视，惟妙惟肖，听众无不动容，偏偏有一个不识趣的嗤笑起来，“你这说书的瞎话也不会编。那时候大亨国还没有影子呢，那属下怎么知道白姑娘以后就是皇后娘娘？”

“哈，你不开口人家还不知道你没见识，一开口就漏底细了。”说书先生正容道，“说起这位白姑娘，那可是来历不凡。她在归乐国的敬安王府长大，从小能歌善舞，别说女工琴艺，就连男子们的文武二事，也无人能及。有相士看过她的相，说她是天上仙女下凡，来辅助天下之主的。归乐王知道后，下旨要娶她，谁知白姑娘见了归乐王之后，说：‘你不够资格娶我，我只嫁真正的天下之主。’后来，她果然选中了咱们皇帝。呵，你说这眼光，能不厉害？”

引宜在车内听了，笑道：“简直胡说八道。这样说来，那女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岂不是妖怪？”

引萝微微笑了笑，不语，只是继续倾听。

又有人恭敬地问：“先生，你说咱们皇后娘娘是仙女下凡，那她一定是个大美人吧？”

“那当然，白姑娘面若娇花，声如黄莺，美得不可方物，实在是天下第一颜色，无人能及啊。”说书先生一脸仰慕地赞叹，“当初咱们皇帝也是在百花丛中过的，只

见了皇后娘娘一面，当即就忘了所有的美人，从此眼里只有皇后娘娘一人。”

“不对呀！”一个老头眯起眼睛，疑道，“我怎么听说，当年咱们皇后娘娘和皇上曾经在北漠国打过对阵，那个姓张的说书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身边另有几人显然也听过这段，纷纷点头说是。

“胡扯！”说书先生吹胡子瞪眼，“皇上和皇后娘娘是恩恩爱爱的一对，怎么可能对峙沙场？少听姓张的胡说八道。”

酒楼内争论正烈，马车的帘子却轻轻放了下来。

“没什么好听的了，走吧。”

马儿缓缓踏步。

不过数刻，马车已出了这座小城镇。远远入目，是新铺的黄土大道，两旁稻田翠绿喜人，似看不到尽头。

引宜看着沉默的妹子，踌躇半天，开口道：“妹妹别听那说书先生胡说，哪来的什么仙女。皇后再怎么貌美如花，那也美不过妹子，即使她真的美得过妹子，那又如何，年华逝去，怎及妹子年轻可人？妹子这一入宫，我看皇上的心一定会系在妹子身上。”

引萝闪亮的眸子瞅过来，扫了引宜一眼。引宜正自觉说得对理，怎知被她目光一照，竟像有什么透过身体似的，竟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嘴。

“亭国太强大了。自从统一了四国，亭国兵强马壮，我维昊族虽在远方，也隐隐受到威胁。父亲说得对，和亲恐怕是唯一能保证我族将来安泰的办法。”引萝幽幽叹气，苦笑道，“引萝只担心，这位亭国的皇帝并非美色所能诱。万一真的如此，引萝就白来了。”

她似忽然想起了什么，露出思索的神色，蹙眉喃喃道：“亭国……亭国？那皇后娘娘的闺名，不正是‘娉婷’吗？”

引宜心觉不安，强笑安慰道：“妹妹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我看天下还没有哪个男人能忽视妹妹的美貌。皇帝也是男人，皇后应该已经快三十了，夫妻对着这么些年，也该倦了，正是寻新欢的时候，只要妹妹略施手段，还怕……”

“哥哥别说了。”引萝别过头，“到底该如何行事，等见过那位高深莫测的皇后娘娘，我自有主意。”

黏稠的空气，沉滞在马蹄声中。

窗外，原野一望无际，看不到的尽头，就是此行的目的地，亭国的都城。

维昊族是享有盛名的远方外族。族中男子尚武，孔武有力，武艺精湛，女子美貌纤柔，是个出英雄出美人的地方。因为族风彪悍，向来不惧外人，所以很少受到掠夺侵占，族中历代积累的珍宝众多。

要不是亭国实在太过强大，年轻英明的皇帝令族长也心生惧意，维昊族绝不会史无前例地送出自己的美人和珍宝。

第二天的日暮时分，载着珍宝和美人的车队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亭国都城。

负责迎接的，是皇帝最为信任的跨虎大将军楚漠然。

楚漠然一马在前，领着车队到达巍峨王宫前，下马来到了马车旁，朗声道：“公主请下车。皇帝有旨，请公主先随我进宫去见皇后娘娘。”

引萝和引宜人在马车中，闻言都怔了怔，目光不由得碰到一处。



楔子

引宜奇道：“我们远道而来，又打着和亲的旗号，怎么皇帝不先见我们，倒是皇后先来了？难不成你人才到，她就要施展下马威？”说着脸上显出三分恼火。

“如果宫里那位只是个知道施展下马威的妇人，引萝又何必惧怕？”引萝微微一笑，艳光四溢。

引宜信心大增，“好妹妹，就该这个样子，不要折了维昊族第一公主名头。”说罢，他便扶着身穿维昊族最隆重服饰的引萝微步轻摇地下了马车。

楚漠然却拦住道：“皇后娘娘召见的是公主殿下，王子请这边走。”

引宜不满地看向楚漠然，正要抗议，引萝却柔声道：“哥哥不用担心，我迟早也要独自一人进宫的。”

“记着，没人能胜过你的美貌，没人能比你更有资格获得皇帝的宠爱。”引宜紧紧握着她的手，轻声道。

引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点头道：“引萝记住了。”

引萝莲步轻移，随着引路的人，一步步跨入重重宫门。

引宜在专门招待外族贵人的宾馆等了三天。

三天来，没有得到引萝的一丝消息。妹子到底如何？得了皇帝的宠爱吗？得了皇帝的欢心吗？斗得过皇后的势力吗？

一个字的消息也没有！

皇帝郑重地召见了她，接受了维昊族族长送来的书信和众多珍宝，也回赠了不少珍宝。

高高在上的皇帝年轻英武，丝毫不像已经三十的人。

引宜代父亲表达了维昊族渴望和平相处的愿望，皇帝豪气地笑了，“百姓已经受够了战乱之苦，朕不会无端兴兵。”他又加一句，“皇后也不喜欢打仗。”提起他的皇后，俊美的脸上掠过一丝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温柔。

引宜心中暗叫不好，趁此机会问起被皇后召去的妹妹。

“公主？”皇帝说，“皇后在宫里常常觉得闷，让公主陪伴几天也好。”

面对高深莫测的皇帝，引宜也问不出什么。

皇帝那天谈兴很好，他谈到天下大势，兵力、国界、百业，甚至还有今年稻谷的收成和朝廷大臣的家眷们在京城所为。从微处推敲大处，随口便连着颁了几道圣旨，然后朝引宜微笑，“王子觉得如何？”

引宜退了一步，深深低头。

他总算知道这个男人为何总令敌将担惊受怕。如此强大的魄力，能将人的心思看穿的锐利目光，可将强敌毁于无形。

向皇帝告退，离开大殿后，引宜向引路的侍卫叹道：“亭国拥有一位睿智的皇帝，我看天下没有人能猜到位皇帝的心思。”

侍卫闻言笑起来，回头道：“王子这可就说错了。有人能猜到皇上的心思，百发百中。”

“哦？”

侍卫竖起一个指头，神秘地往远方一指。所指处，是烟雾弥漫的深深后宫。

“是……皇后吗？”

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从引宜脊梁骨最下端徐徐泛上。

三日来，这种忐忑不曾离去。引萝，他最宠爱的小妹妹，正在一个什么样的女人面前展露着维昊族第一公主的美貌？她是否会引起那女人的嫉恨？她是否会成为这场新的宫廷争斗的胜利者？

他忽然想起，当他向皇帝提及引萝时，皇帝称她为“公主”，而不是直接称呼名字。难道说，皇帝还未曾近过引萝的身？

引宜在宾馆里来回走着，像被困在囚笼中的野兽。

和平意愿已经达成，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但他无法容忍引萝被抛弃在那深深宫廷中，假如引萝无法幸福，那将是怎样一种凄凉的下场。

人啊人，常常在达到目的后，才懊悔付出的代价。

“引萝公主到底情况如何？”

“我要见皇上。”

“我要见皇后。”

“都不行？那好，我要见那日领我妹妹入宫的跨虎大将军！”

好几次，他想拔出刀来冲杀出去，仿佛引萝已经被深宫中那阴毒的妇人暗中害了。他痛恨自己，他奇怪自己怎么能千里迢迢一路安然地将妹妹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打这一场实力悬殊的仗。他当初安慰引萝的话，全是妄言，全是胡说八道！

他不过是一个将妹妹拿去交换安宁生活的浑蛋。

就在引宜快要急疯了的时候，引萝回来了。

她换上了亭国贵族女子的服饰，纯白的丝绸衬着瀑布般的青丝，尊贵成熟。

她进屋后，柔柔地看了哥哥好一会儿，低头抿嘴轻轻地笑起来，笑一阵，又抬头，看着引宜手足无措又惊又喜的样子。

“我见到了皇后。”良久，她才说了一句。

“她到底长什么样？我就不信，她真能美得过你？妹妹，她有没有用皇后的派头欺负你？”

引萝思索了很久，才喃喃道：“不可以凡夫之见概之……”

“什么？”

“我说……”引萝带着回忆的表情，轻轻看向远处沐浴在晨光中的王宫，“不可以凡夫之见概之。”她忽然转头，朝引宜灿烂一笑，“哥哥，我们回去吧。皇后娘娘说，我可以选择留在亭国王宫，也可以选择回家。无论我如何选择，我的使命都已经完成，亭国和维昊族将是世代的友邦。”

她看着引宜不敢相信的表情，像被释放的凤凰，用轻盈的舞步快乐地转了一个圈。

“哥哥，我们回家吧。”乌黑的眼睛闪着青春的光芒。

美人之感，一则以色，一则以韵。

色易弛，而韵芳远。一国之中，既然已有一位绝韵之后，又何须再添一位绝色之妃？



楔
子

回家去吧，维昊族的第一公主。

纵使施尽招数，也未必可得到皇帝数日宠幸，而漫长的被遗忘的日子已经注定。

这不是你该得的命运。

回家去吧，年轻美丽的女孩。

你不曾经历过那些——那怒马鲜衣，对峙三军的日子；那绝世古琴碾成飞灰的绝望；那忘尽怨恨，气吞天下的胆魄；那轰轰烈烈，世上万千说书人也无法道出其中滋味的爱情。

回家去吧，你的笑声如铃，应该回响在让你欢乐的故乡，回响在慈爱父母的耳畔。

夜深时分，重重宫门内，一双睿智的眼睛静静地凝视着天上明月。

宫女从门外无声无息地进来，躬身禀告，“娘娘，那位公主殿下今夜已经起程，离开了都城。”

娉婷仰着头，惬意地靠在软枕上。

“跨虎大将军在哪？”她忽问。

“奴婢不知道。”

“是在他的官邸里？”

“听说他还没有回去。”

“是在陪皇上处理政务？”

“奴婢听皇上身边的侍从说，今天和皇上议政的是两位丞相，跨虎大将军并没有去。”

娉婷出神片刻，幽幽道：“那他定是追去了。不知是独自一人，还是带着千军万马？”

宫女不解地看着她。

这位母仪天下的女子却扑哧一声，孩子似的笑了起来，轻轻击掌道：“我猜他必定忍不住。漠然啊漠然，堂堂跨虎大将军，只不过三天，魂魄就被年轻的公主勾走了。也好，你也该尝尝这情的滋味了。”她接着又道，“该请皇上尽快安排人手接管跨虎大将军的军务，免得到时候找不到人手忙脚乱。”

刚巧楚北捷回来，他一边跨进宫殿，一边问道：“什么找不到人？”

娉婷笑着将事情说了一遍，又道：“你没看见漠然这几天总借故来我这里，又是什么新的贡品要皇后过目，又是王庭庆典快到了，诸多节目要皇后先行审过，还不是冲着那位公主来的？只是我看那位公主太过聪明，不容易到手，漠然有苦头吃了。”

楚北捷哈哈笑道：“他吃的苦头能有我多吗？”楚北捷挥退众宫女，将娉婷打横抱起，送到床前。

娉婷被他看得满脸通红，“你这人……已经是堂堂皇帝了，还不知道检点一些。”她别过头，却刚好被楚北捷偷了个空，将她头上凤钗抽了，青丝淌泻了一床。

楚北捷缓缓靠上来，嗅着她脖间的香气，轻声问：“皇后还记得当年唱给朕听的降歌吗？”

“不记得。”娉婷妙目流转，幽怨道，“我只记得当年有人砸了我的琴，把我关

在隐居的别院里，还百般欺负我。”

“我认错就是。”楚北捷连忙投降，又柔声诱惑，“如此良辰，皇后难道打算把时间都用在回忆我们漫长的故事上？”

娉婷抿嘴失笑，幽幽叹道：“不错，好漫长的故事，一辈子也回忆不尽，这么长，这么长……”

当日和楚北捷一道隐居时，四国还未真正动乱。

要不是人心贪婪，为逞一己之欲，使天下苍生遭荼毒，又怎会有这强大的亭国，这一对帝后？

如此漫长的故事，如娉婷指下的一曲，奏尽人生的五音。

明月当空，柔和地将光芒洒在这对万人之上的人儿身上。

你可还记得，我们曾对月起誓，永不相负？

也许我们，真的从不曾相负。



楔
子

